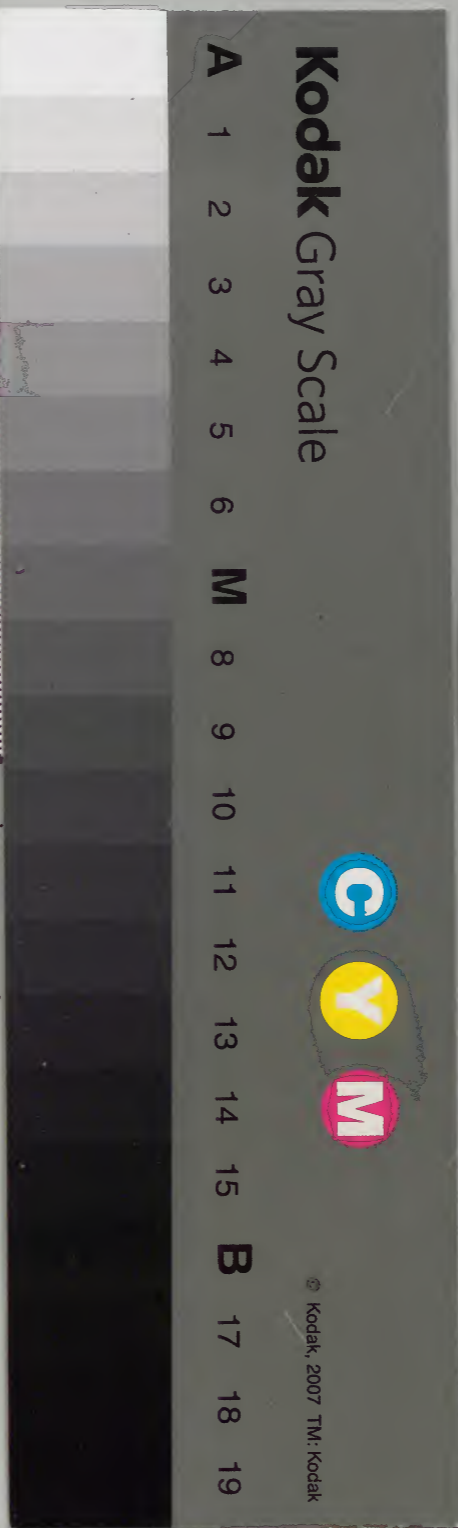


# 東國通鑑 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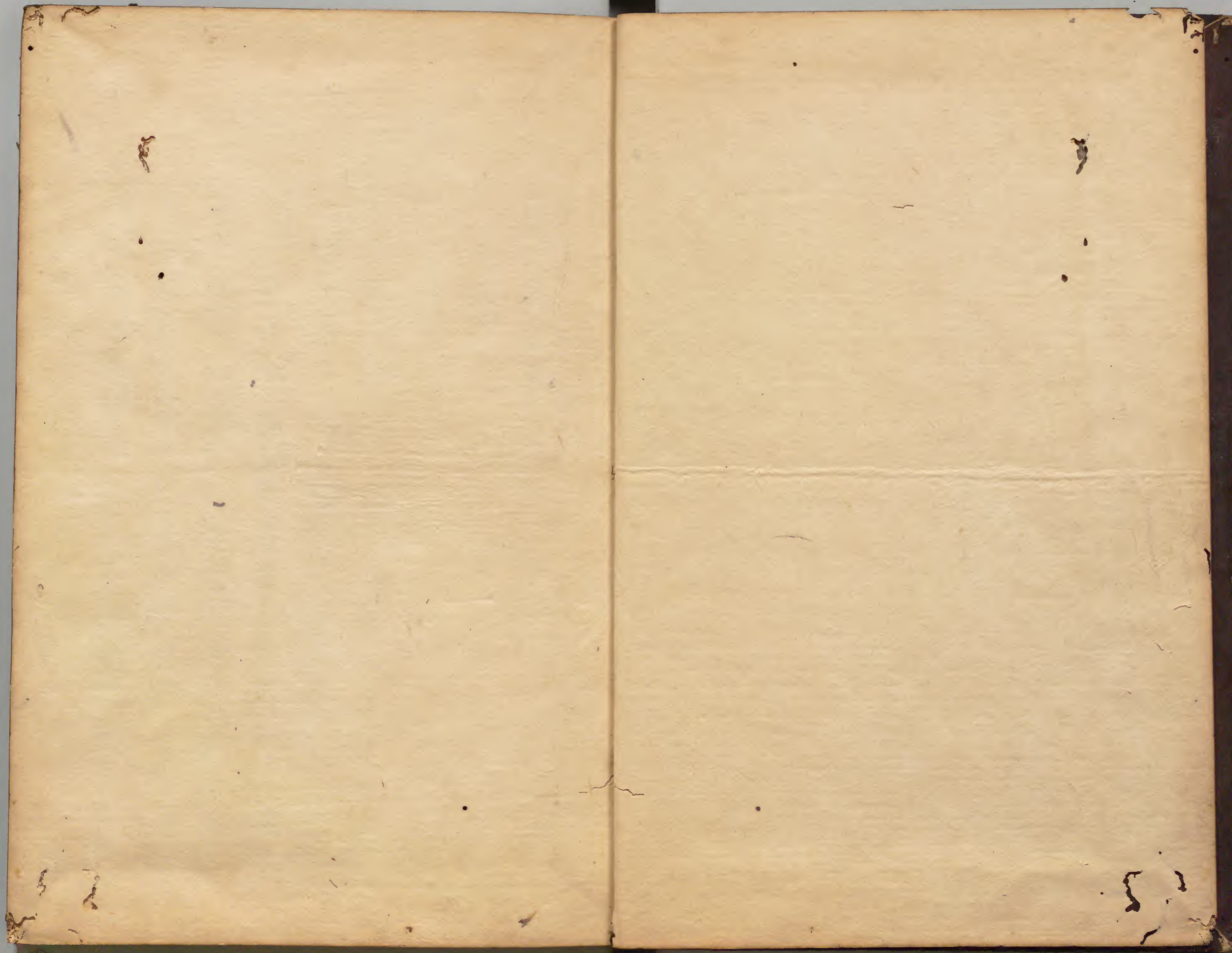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三 三 八	函 號	類
五 七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二 三 三 八	函 號	漢書
五 七	冊 架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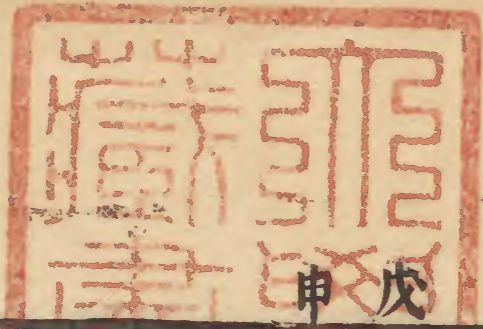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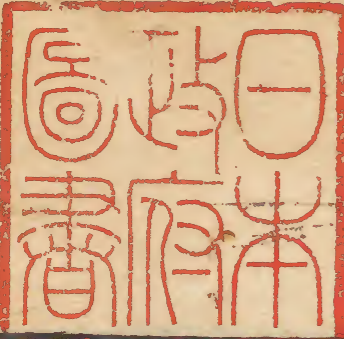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38
冊數	57 ( 29 )
函號	285 29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八

高麗紀

明宗三

十八年

宋淳熙十五年金大定二十八年

春三月制曰百姓

乃國家根本朕欲其安玉樂業故遣朝臣介  
憂宣化近聞守令因公事不急之務侵漁勞  
擾民不堪弊流移逃散轉于溝壑朕甚憇之  
其銜兩界兵馬使五道按察使咨訪民間利  
病黜陟守令賢否審治冤滯勸課農桑撫恤  
軍士摧抑豪強除歲貢外貢獻之物一切罷

淺草文庫



史臣權敬中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明宗曾有哀痛之詔今又有懇惻之詔而吏莫能悛民不底綏者非令之不善也乃行之之誠未至故也

秋七月大雨定張宣豫高和六州漂流民屋不可勝數又鎮滇境內黃蟲黃鼠隨雨而下大損禾稼○八月登文宜三州鎮滇龍津寧仁等諸城大水損禾漂蕩城郭民戶死者甚衆制曰關東諸城多遭水災禾穀損傷人民

高麗明宗

漂溺僅存遺氓並被饑饉朕甚憫之宜遵京內東西大悲院例設食接濟活人多少以為褒貶又令移粟朔方諸城仍遣使發倉賑民○冬十月大閱于東郊凡十日自庚寅以來國家多故久廢至是復之○諫議大夫李純祐奏近代以來因八關煎藥歲聚四畿民乳牛絞取乳汁煎而成酥犝犢俱傷其藥本非備急且損耕牛請罷之制從之民多感悅十二月李義旼子郎將至榮與牽龍朴公襲爭妓有憾拔劍逐公襲于官門義旼請至榮



罪王不許請流其妓三遣內侍李德宇囚妓  
至榮突入獄逐德宇而出其妓

十九年 宋淳熙十六年 金大定二十九年 春三月金遣使來

告喪金使初至境軍從凡三十一人邊吏以

其數多於舊例固留不迎金使牒曰大行皇

帝於爾國有大恩寵今聞訃音宜顛倒迎命

即行喪禮今既累旬稽留不納大乖禮制命

羣臣會議迎入界王素服率百官迎詔于都

省廳舉哀金使見王哀痛為之動色○夏四

月遣使如金賀登極○秋九月平章事文克

高麗明宗

謙率克謙南平郡人知門下省事公裕之子

蔭補刪定都監判官國制舉子以藍衫就試

者例不過三赴克謙屢舉不中慨然曰白衣

且十赴奈何藍衫只得三赴平請以五赴為

限從之遂為恒規克謙雖從仕宦未嘗廢業

竟擢第為人忠孝勤儉慈仁正直食不過數

器衣不服文繡三掌禮闈所舉多名士時稱

賢宰相然聽權豪于請不察賢否銓注乖錯

又官其齟齬子弟分遣僕從廣植田園時議

惜之○冬十二月以崔世輔判吏部事杜景



升權判兵部事

戊庚

二十年

宋光宗紹熙元年

秋八月平章事韓

文俊卒文俊性雅正少而能屬文及擢第才

名聞於世時方重守令之任文俊歷長州長

興南原三郡副使南京副留守皆有惠政典

吏兵二部銓叙平允三掌禮闈所取多名士

人眼鑑識年七十謝事家居日與高人韻士

逍遙詩酒○九月詔曰自古有國家者所重

在民唐太宗棟天下清直有名之士分補守

令撫綏黎民事在簡策朕甚慕焉邇來近民

高麗明宗

之官先私後公損人益己剥民膏血恬不為

愧雖賊狀已露猶且托付權勢以圖苟免故

習俗因循徂于姦究欲臻至治其可得乎咨

爾兩界兵馬使五道按察使體予至懷察守

令賢否以明黜陟○黜忠州牧使鄭元獬有

司劾奏元獬王日代君而理民者吏也故吏

良則民安否則必至騷擾元獬嘗抵法削爵

竄南荒朕真自新命以前職假守中原今且

不悛多行不義剥民滋甚罪在不赦然不忍

加誅其令以檢校官屏居鄉里彼忠州民敢



行告訴罪合示懲第愚氓不忍荼毒冒死仰  
訴其亦可矜有司無問○冬十月知樞密院  
事自任至謁王王引入內殿優待以遺舊法  
大臣非有國家大事不詣君門今任至以私  
事冒謁如此而臺諫不効時議譏之○十二  
月以中郎將姜純義為南路捉賊使閣門祗  
候度寬副之○以崔世輔特進守太師杜景  
升守太尉李義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朴純  
弼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史正儒守司空左僕  
射參知政事李奕蕤參知政事李知命為天

高麗明宗

亥辛

子少傅自任至知門下省事先是省宰增至  
七員時論以謂非古制及是又增為八里巷  
歌曰皇國實無寺省中置七齋七齋今未了  
八齋復入來蓋宰與齋聲相近為度辭以譏  
之  
二十一年宋紹熙二年春正月政堂文學李  
知命卒知命博覽羣書善詞賦工草隸擢第  
調黃州書記居官廉正賑活飢民甚衆後為  
忠州判官政如黃州庚寅之亂内外文臣逃  
遁無地唯知命為州人所護得免王以為有



文行擢為諫官自是所至著聲績再掌禮闈  
若趙冲韓光行李奎報俞升且劉冲基皆其  
所取世以得人稱之○二月知門下省事自  
任至卒任至起於農初以驍勇被選携妻子  
至京貨居負薪鬻采以自給毅宗選充內巡  
檢軍扈駕出入不離仗側以勞充隊正庚寅  
之亂武人得志遂貴顯妻嘗具酒饌盛驕從  
訪舊貨家嫗嫗驚嘆曰夥汝之福也○三月  
叅知政事朴純弼卒為人進止言行人皆推  
許庚癸之後文臣殲盡當時簿書雲委純弼

高麗明宗

獨能操筆始終無怠○冬十月兵部尚書李  
英摺卒初名寵夫販魚為生充邏卒性殘忍  
喜禍歲庚寅附李恣其吞噬世之言殘虐  
者必曰寵夫及慶大升用事英摺畏縮大升  
卒復肆兇悍驟遷尚書漁奪無厭以致家富  
嘗未使北朝沿路需索郡縣奔走賂遺萬計  
金人曰汝向為義州戍卒州人皆呼為獸心  
人汝國無人而俾汝拜高官啣使命歟所至  
皆慢罵不禮及還語其子曰汝輩免使異邦  
幸矣○十二月以杜景升判吏部事修國史



子 全

李義旼判兵部事金永存知樞密院事孫碩  
王度為樞密副使碩一日與永存同在院廡  
相詬罵如兩虎哮吼同列畏縮稍稍引去唯  
王度從容誘解後景升與義旼坐省中議事  
相失義旼奮拳擊柱曰爾有何功位在吾上  
時人語曰掖垣李杜密院孫金有人作詩嘲  
之曰吾畏李與杜屹然真宰輔黃閣三四年  
拳風一萬古

二十二年

朱紹熙三年夏四月命吏部尚書

鄭國儉判秘書省事崔詵等讎校資治通鑑

高麗明宗

珍州縣雕印以進分賜侍從儒臣○秋八月  
德寧公主卒公主仁宗之女天姿豔麗舉止  
閑冶又善談笑教宗每於花朝月夕召入內  
日夜酣歌醜聲聞外

史臣曰姜氏如齊春秋書之齊子歸止詩  
人譏之千萬世之下醜聲不泯教宗亦可  
以知戒矣乃效齊襄之行遺臭無窮所謂  
中冓之言不可道也其不令終宜矣

宋商來獻太平御覽賜白金六十斤○冬十  
月命嬖婢子善思為僧年甫十歲衣服禮秩



與嫡無異稱為小君出入禁中頗張威福時諸嬖妾子皆剃髮擇住名寺用事納賂僥倖者多附○政堂文學致仕廉信若李信若聰警博覽強記善屬文高文大冊多出其手嘗廬墓三年旌表門閭

二十三年

宋紹熙四年金明昌四年

春二月以杜景升為

三韓後壁上功臣重房諸將宴賀酒酣各執樂器景升歌守司空鄭存實吹小管李義旼怒罵曰豈有宰相恣為歌吹自同伶人乎乃罷歸○三月平章事林民庇卒民庇性沉訥

高麗明宗

確實無華好周急故武夫悍卒亦知景仰然酷好浮屠常寫佛經○秋七月大將軍全存傑率將軍李至純等討南賊至純與賊通存傑自殺時南賊蜂起金沙彌據雲門孝心據草田嘯聚亡命擄掠州縣王患之命存傑等往討之至純義旼子也義旼嘗夢紅霓起兩腋間頗負之又聞古讖有龍孫十二盡更有十八子之語十八子乃李字也因懷非望自以籍出慶州潛有興復新羅之志與沙彌孝心等通賊亦贈遺鉅萬至純貪婪無厭聞賊



多財物欲鉤致之陰與交通資以衣糧鞋襪以助賊勢賊遺以所盜金寶故軍中動靜輒泄以至屢敗存傑忿憤曰若以法治至純其父必害我否則賊益熾罪將誰歸仰藥而死史臣曰見義不為非勇也存傑承推轂之命司閫外之權生殺予奪在其掌握見至純漏謀於賊則誅之徇軍可也釋此不為反畏義敗以至仰藥而死怯孰甚焉世稱存傑為智勇不亦謀乎

八月李公靖金慶夫等擊賊敗績○九月以

高麗明宗

門下平章事杜景升監修國史景升目不知書時有二醫題壁自稱王堂人有人嘲之曰戰將今為修國史不妨醫作王堂人聞者齒冷

**臣等按**

自古修國史必選文士之有名望者而任之不可假之不學無知武夫之手也世輔景升皆起於行伍目不知書今日世輔為監修國史明日景升為監修國史夫國史直筆也惡直筆而自監之烏在其為信史乎如世輔景升一龕悍老兵耳無



足多責獨惜乎克謙以儒名世劫於武士  
威勢首倡邪議誤萬世之國史也

冬十月平章事崔世輔卒世輔世係卑微不  
識文字毅宗流矢之變以世輔在側疑之流  
南海武人得志各復舊職及判吏部專以賄  
賂多寡為高下貲累鉅萬營屋遍一坊又於  
四隅各置第宅以為子孫萬世計竟至家世  
俱亡○十一月以上將軍崔仁為南路捉賊  
兵馬使大將軍高湧之都知兵馬事率將軍  
金存仁史良柱朴公襲白富公陳光卿往討

高麗明宗

寅甲

之○十一月南賊魁得甫詣闕請許安業命  
有司放還聽兵馬使區處

二十四年宋紹熙五年  
金明昌五年春正月冊杜景升李

義旼為功臣百官就第賀○二月南賊魁金

沙彌自投行營請降斬之○將軍史良柱擊

南賊敗死○左道兵馬使崔仁率銳卒數千

擊賊至江陵城設伏以待賊至執一女問曰

兵馬安在女曰在城中賊驚駭而退伏殺退

斬百五十級○三月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

閔令謨卒令謨黃驪縣人王在潛邸夢一宰



相出自廣化門駟從甚盛有人曰此公之宰  
相也及即位令謨以刑部侍郎掌南省試放  
榜日王見之與所夢者相肖始有大用之志  
不次遷擢後果為冢宰其赴舉也同知貢舉  
以令謨試卷失律欲不取知貢舉崔濡曰是  
卷落落有不凡之氣宜署榜尾因戒令謨曰  
爾賦雖不中律然其辭有遠大之氣爾宜勉  
之後令謨掌吏部擢用濡孫祗元祗禮以報  
乏性怯訥少虧操履及典政柄銓注猥濫卒  
謚文景○夏四月南路兵馬使擊賊于密城

高麗明宗

斬獲七千餘級器械牛馬稱是○賜金君綏  
等三十一人及第御史臺奏近來主試者例  
請兩府及賓僚宴于其家競事奢侈糜費甚  
廣請罷從之○右道兵馬使擊賊擒斬四十  
級又連戰三日賊敗北○六月太史奏昔甲  
寅歲久旱仁宗因太史之請以七事修省  
曰治冤獄曰賑鰥寡孤獨曰輕徭賦曰進賢  
良曰黜貪邪曰恤怨曠曰減膳羞今旱魃為  
災乾文屢變請依舊制側身修行以答天心  
○秋八月南賊魁遣其黨李純等四人詣關



請降除純等隊正賜布遣還○冬十月平章  
事杜景升等奏祖代諸功臣贊之大業厥功  
卓然追加爵命以示不忘王嘉其奏功臣皆  
贈爵又為錄券各賜其後○南路兵馬使收  
賊妻孥三百五十餘人黥配西海道充諸城  
奴婢○閏月有司奏左道兵馬使崔仁嘗自  
絀退不肯一戰淹延歲月糜費不貲請罷職  
治罪以右道兵馬使上將軍高湧之兼領之  
王曰賊亦民也奚多殺為以恩服之可也有  
司固請從之○十一月前隊正李金大告尚

高麗明宗

卯乙

書鄭世裕謀不軌流世裕及其子允當叔瞻  
于南裔○十二月太史奏曰頃來乾象多變  
宜惕然修省以答天戒不然禍且至矣王懼  
命遣使祈告○以孫碩叅知政事申寶至為  
左僕射李仁成同知樞密院事御史大夫柳  
公權同知樞密院事竒洪壽為樞密院副使  
二十五年宗寧宗慶元元年夏四月中外賀天  
禧節太子受賀遂朝於王王問民間之語對  
曰人皆笑臣為老太子王曰寡人之久生亦  
過也太子失色太子之意稱羨王之壽考也



然語涉疑諱故也

史臣曰恒言不稱老人子事親之禮也在齊民尚爾况居儲貳而遽以是為對乎且以宋太宗之仁明英斷猶不能無嫌於少年天子之語則明宗久生之言何足恠哉可謂父子胥失之矣

冬十一月仁宗出妃福昌院主李氏卒妃資謙之季女也資謙敗妃坐廢仁宗念其覆梳之功賜田宅奴婢王即位奉事彌篤及卒葬以礼

高麗明宗

丙辱

二十六年

宋慶元二年  
金承安元年

夏四月李義旼伏誅

初將軍崔忠獻以勇敢選補別抄都領以勞遷至將軍其弟忠粹猜險勇悍時為東部錄事會義旼子將軍至策奪忠粹家鵠鴿忠粹請還言甚暴悖至策怒令家僮縛之忠粹曰非將軍手縛誰敢哉至策壯而釋之忠粹即告忠獻曰義旼四父子實為國賊我欲斬之如何忠獻難之忠粹曰吾志已決不可中止忠獻亦然之至是王幸普濟寺義旼獲疾不扈駕潛往彌陀山別墅忠獻忠粹及其甥隊



正朴晉材族人盧碩崇等袖刃至別墅門外  
俟之義敗將還出門欲跨馬忠粹突入手刃  
擊之不中忠獻直前斬之從者數十餘人皆  
潰使碩崇持首馳入京臬于市觀聽驚譟聲  
震都下扈從者聞變潛遁王亦促駕還官忠  
獻兄弟馳馬露刃至十字街見監行領將軍  
自存儒告以實存儒樂從之召集軍卒義敗  
子大將軍至純將軍至光自輦下馳還率家  
僮戰于路至純見忠獻等多助自揣不勝與  
至光遁走忠獻兄弟率軍士詣官門奏曰賊

高麗明宗

臣義敗自負弑逆之罪虐害生民窺覘大竇  
臣等疾視久矣今為國家討之但恐事泄不  
敢請命死罪死罪王慰諭之因請與大將軍  
李景儒崔文清等討餘黨遂與之坐市街在  
募壯士響應於是諸衛將卒亦皆畢集膝行  
聽命莫敢仰視乃閉城門分捕支黨悉獲之  
至榮時以碧瀾江之普達院為願刹欲跨江  
作橋携妓往安西都護府為吏民助其費吏  
民畏禍抽歛白金七十斤與之民不堪其弊  
忠獻遣將軍韓休往捕休侵夜入府會至榮



與太守許大元宴休即使斬之傳首于京安  
西民喜曰至榮死吾屬無患矣義收兇逆貫  
盈而妻又兇悍妬殺家婢且與奴私義收殺  
奴逐妻多引良家女有姿色者為婚旋復棄  
之諸子倚父肆橫至榮至光尤甚世謂之雙  
刀子至榮嘗為朔方道分道將軍以事怒監  
倉使崔莘尹欲殺之莘尹逃免乃殺麾下螺  
匠凡有忤意者輒殺聞人有羨室闕其夫出  
必脅亂之路遇羨婦人使從者擁去汚而後  
已又逼王嬖姬王不得罪之

高麗明宗

史臣曰義收本以奴隸之微濫蒙毅宗親  
昵之眷累遷通顯恩寵極矣而敢行大事  
其為兇逆上通於天固不容喙獨惜乎毅  
宗之養虎遺患也身犯大逆而獲終牖下  
未之前聞屠身赤族非不辜也天網恢恢  
疎而不漏信哉  
崔忠獻等請遣祗候韓光衍于慶州夷義收  
三族分遣諸州誅其奴隸及附麗者流其督  
李賢弼于原州

**臣等按** 忠獻之誅義收也物論稱快然不



知忠獻之為人陰賊驚悍譎詐兇峻有甚  
於義收也及其得志放逐君父屠害士類  
毒痛生靈為禍慘酷其誅義收何補於國  
家哉去二義收而生一義收虺蜴雖除而  
猛虎入室丁家四世相繼專政君若綴旒  
國之不亡如綫高麗氏自王規李資謙以  
後老賊權姦無世無之而未嘗有若忠獻之  
尤甚者也

崔忠獻大殺朝臣忠獻與其弟忠粹大將軍  
崔文清李景儒會仁恩館議事有人告云平

高麗明宗

童事權節平孫碩上將軍吉仁等謀舉兵又  
告景儒等有異謀忠獻即名節平子將軍準  
碩子將軍洪胤與之飲言笑自若俄而忠獻  
目左右皆拉殺之又斬景儒於坐以文清老  
且直釋不殺忠獻等坐市幕分捕節平碩及  
將軍權允柳森柏御史中丞崔赫尹等殺之  
時吉仁在壽昌宮聞變急即與將軍俞光朴  
公襲等擅出武庫兵仗以授禁軍及宦官奴  
隸凡千餘人諭曰今忠獻作亂多殺無辜禍  
將及汝宜各戮力以立大功乃率眾出宮門



踰沙嶺向市街忠獻等勒兵迎戰以敢死者  
十餘人為先鋒揮劍大呼突陣而前仁衆望  
而四潰仁光公襲馳入壽昌宮閉門拒守忠  
獻等率衆圍之將軍白存儒欲以火攻之仁  
懼踰垣而遁王使人開門召忠獻兄弟忠獻  
等疑仁在內使郎將崔允庄入奏云賊臣義  
收跋扈臣舉兵誅之其黨忌臣反欲加害然  
上天不助兇徒自潰尚有餘黨潛側於內請  
入宮搜捕王許之遂使允庄縱兵闖入隨遇  
輒殺僵尸狼籍光與公襲自刎王左右無大

高麗明宗

小皆散走唯小君及宮姬數人侍側垂泣而  
已忠獻等引兵還仁息館追獲叅知政事李  
仁成上將軍康濟文得呂承宣文迪崔光裕  
大司成李純祐大僕卿潘就正起居郎崔衡  
郎中文洪賁等三十六人囚于館仁至北山  
隨巖下而死有僧告忠獻曰吉仁欲率王輪  
寺僧徒舉事請備之忠獻大怒遂殺仁成等  
三十六人遣人至王輪寺覘之僧皆方食在  
堂恬然無變忠獻知其誣欲收斬告者已遁  
矣迪妻崔氏就積屍間覓夫屍戴之而去觀



者流涕忠獻聞之曰烈女也令收葬之忠獻  
又殺上將軍周光義大將軍金愈信權衍等  
流判衛尉事崔光遠少卿權信將軍權浞杜  
應龍郎將崔斐于南裔斐世輔之子為東宮  
指論時太子嬖婢在宮墻內擲橘挑之斐逐  
私之事泄王欲置之於法賴李義旼獲免太  
子逐婢婢為尼斐猶通焉人皆欲殺至是數  
其罪而流之○五月崔忠獻兄弟上封事曰  
伏見賊臣義旼性執暴忍震主陵臣而搖神器  
禍焰熾然民不聊生自國朝以來未有義旼

高麗明宗

之惡豈可一二論哉臣等賴陛下威靈一舉  
蕩滅頑革舊圖新一遵太祖正法光啓中興  
所有封章十條具列以奏昔裨聖統一三韓  
上新京於松岳郡於明堂位作大宮闕為子  
孫君主萬世所御頃者宮室災又從而新之  
一何杜輿而信拘忌之說久違臨御安知有  
負於陰陽耶惟陛下以吉日入御承天永命  
本朝官制計以祿數比乃差舛兩部及庶位  
間有剝置廩祿不足為弊甚鉅惟陛下準古  
減省量宜除授先王制玉田除公田外其賜



臣民各有差在位者貪鄙奪公私田兼有之  
一家膏沃彌州跨郡使邦賦削而軍士缺惟  
陛下勅有司會論公文凡所見奪悉以還本  
公私租賦皆由民出民苟困竭顧安所取足  
吏或不良惟利之從動輒侵損又勢家奴皂  
等爭田租反復徵償民皆嗷然愁痛惟陛下  
擇良能以補外寄毋令勢家破民產國家命  
遣使統兩界察五道欲吏姦抑民瘼沮而已  
今諸道使等應察不察但誅求以供進為名  
勞郵以輸或充私費惟陛下禁諸使供進專

高麗明宗

以嚴問為職今一二浮圖山人也嘗徘徊于  
宮而入卧内陛下惑乎佛每優容之浮屠者  
既冒寵屢以事于穢聖德而陛下勅内臣勾  
當三寶以穀取息於民弊不細矣惟陛下斥  
羣髡使不跡于官無使息穀於民比聞郡國  
吏多逞貪廉恥道息諸道使置不問焉設有  
仁而清者亦不之知使其惡肆而清無益奈  
戒勸何惟陛下勅兩界都統五道按察使等  
當按吏能否具以狀聞能者擢之否者徵之  
今之廷臣並不節儉修第宅理服玩飾以珍



寶而夸異之風俗傷敗亡無日矣惟陛下具  
訓于百僚禁華侈尚儉嗇在祖聖代必以山  
川順逆創浮屠祠隨地以安後代將相羣官  
無賴僧尼等無問山川吉凶營立佛宇名為  
願堂損傷地脉災變屢作惟陛下使陰陽官  
檢討凡裨補外輒削去無為後人觀望省臺  
之臣主言事故上或不逮則敢諫今皆媿媿  
低昂以苟合為心事與古相背也惟陛下擇  
其人然後授之使直言者在廷書奏王嘉納  
○李義旼子至純至光自詣仁息館忠獻曰

高麗明宗

此禍本也不可復斬之○崔忠獻以多殺朝  
臣人心恟懼遣使諸道以慰安之○崔忠獻  
奏內侍戶部侍郎李尚敦軍器少監李芬等  
五十人皆以勢冒進不當為內侍並黜之又  
以王子僧小君洪機洪樞洪規洪鈞洪覺洪  
貽等在內于政奏還本寺又黜嬖僧雲羨存  
道○六月以崔忠獻于萊慶為左右萊宣○  
以崔忠獻知御史臺事○政堂文學柳公權  
李公權性公廉好學工草隸居官匪緝奉使  
金國以知禮稱久為知奏啓事稱旨多所裨



益嘗以疾乞退疾病親屬進藥公權却之曰  
死生有命及疾革王特拜是職○秋八月王  
自壽昌宮移御延慶宮自辛卯宮闕穴為接  
金使先創康安太觀兩殿金使至則入御康  
安殿引見于大觀殿忌其新創未嘗留御禮  
畢即還御壽昌宮至是乃御延慶宮崔忠粹  
陳兵兵曹之南及車駕將入廣化門觀者多  
從旁出忠粹遣人呵止觀者辟易亂觸天子  
儀仗人訛言變生輦下扈駕百官皆狼狽四  
散夾道士女交相踐蹂惟侍中杜景升按轡

高麗明宗

自若時人心洶洶危疑如此○冬十一月設  
八關會王勅北界諸都領觀樂麟州都領中  
郎將子冲見判閣門事王珪長揖不拜有司  
劾奏無禮王曰與邊民同樂寵之也而罪之  
可乎有司再請久之子冲初發本州謂都領  
曰國家名吾輩蓋有指矣吾个朝欲以微事  
試之如將罪我是朝廷有人否則是畏我也  
○以杜景升為中書令

二十七年

宋慶元三年  
金承安二年

春二月夜有人入大

內鑿利賓門外西廊柱為穴武人曰此必東

巳丁



班ハシ西也相傳ト譁諫者甚衆文官無以自明  
獨大將軍于承慶曰此姦人欲因以生事耳  
非東班為之也衆口乃止○制曰往者趙位  
寵叛於西都元帥尹鱗瞻奇卓誠等同心協  
力以討乎之子嘉厥功曰篤不忘其贈鱗瞻  
推忠靖難匡國功臣守太師門下侍中上梓  
國卓誠輸忠協謀佐理同德功臣守太師門  
下侍中又制曰左承宣崔忠獻大將軍崔忠  
粹疾惡如讎手斬義賊以安宗社可賜忠獻  
忠誠佐理功臣忠粹輸忠贊化功臣贈其父

高麗明宗

元浩奉議贊德功臣守太尉門下侍郎並圖  
形閣上○秋九月崔忠獻欲往興王寺有久  
投匿名書云與王寺僧寥一與杜景升謀害  
忠獻乃止○甲寅崔忠獻兄弟設醮以廢立  
事告天是夕大雷電雨雹旋風暴起拔興國  
寺路傍樹木吹入獄中垣墻盡頽新步廊十  
八間一時壞仆又吹過高達坂多拔樹木而  
止○庚申大雷電崔忠獻廢王立王弟平涼  
公敗先是忠粹與朴晉材謀於忠獻曰今上  
在位二十八載老而倦勒諸小君竊弄恩威



以亂國政上又寵愛羣小多賜金帛府庫虛竭不可以主臣民且太子璿性闇弱豈宜儲副宗室中司空縝博通經史聰明有度量若立為王國可中興矣縝婢為忠粹所嬖故欲立之忠獻曰平涼公收上之母弟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且其子淵聰明好學宜為儲副議未決晉材曰縝與收皆可為君然金國不知有縝若立縝彼必以為篡不如立收如毅宗故事以弟及告之則無患矣議乃定辛酉忠獻兄弟與晉材及其族金躍玠盧願崇等

高麗明宗

勒兵市街為中軍分諸衛兵為左右前後軍屯于四街又遣將卒閉諸城門名杜景升流于紫燕鳥又流樞密院副使柳得義上將軍高安祐本將軍白富公親從將軍周元迪將軍石城柱侍郎李尚敦郎中宋躋廉克鬻御史申光漢等十二人及淵湛等十餘僧于嶺南又配小君洪機等十餘人于海島忠獻兄弟遣人入闕逼王以單騎出向城門幽于昌樂宮使中禁指諭鄭允侯守之時太子在內園北宮使人督之與妃步出宮門冒雨乘驛



遂放于江華島迎平涼公收即位于大觀殿  
忠獻兄弟擁兵入樞密院給諸衛將軍屯于  
毬庭

史臣曰自鄭仲夫李義方義收等弒毅宗  
竊弄國柄為明宗計者當誓忠自強必欲  
討賊而後已若其力不足則慶大升憤王  
室之微弱疾強臣之跋扈一朝舉義誅仲  
夫父子如獵狐兔而義收奉首鼠竄假息  
鄉閭此正任用賢良修明紀綱復張王室  
之秋也王不能然溺於宴安其所施為殊

高麗明宗

如平康無事之時若義收者特一匹夫耳  
遣一介使數其弒君之罪誅而族之可也  
反加招致驟登爵位使之陵轢王室殺害  
朝臣賣官鬻獄濁亂朝政其禍慘矣崔忠  
獻垂豐以起而王反見放逐子孫不保自  
是權臣相繼執命王室之不亡若綴旒者  
幾百年嗚呼痛哉

崔忠獻奏黜內侍閔湜等七十餘人毀俎艾  
井以廣明寺井為御水俗傳言君主飲俎艾  
井則宦者用事故廢之○御大觀殿受羣臣



賀移御儀鳳樓親勞毬庭宿衛軍仍命罷歸  
翼日忠獻兄弟亦出自樞密院歸第○以崔  
忠獻為靖國功臣三韓太中大夫上將  
軍柱國忠粹為翰誠濟亂功臣三韓正匡中  
大夫鷹揚軍大將軍衛尉卿知都省事柱國  
朴晉材為刑部侍郎趙永仁判吏部事奇洪  
壽參知政事判兵部事贈忠獻父元浩為英  
烈佑聖功臣三重太匡門下侍中○崔忠獻  
流樞密院事崔璉于昇州○冬十月王改名  
暉嘗在潛邸夢人命名曰千暉未幾即位至

高麗明宗

是以與金主同名欲改之令宰相擬進參知  
政事崔謙進暉字王心異之遂改焉○遣考  
功員外郎趙通如金表曰伏見臣兄國王臣  
皓逮事先帝至于聖朝述職僅三十年禮無  
所失享壽餘六十載病莫能興藥之萬金之  
良疾同二豎之豈欲釋重負庶保殘齡退述  
臣父國主遺囑令臣權守軍國事務而臣迫  
此懇辭避將何計願負托之大重將籲呼以  
上聞然念宗廟不可以乏祠黎元不可以無  
主勉從誠請假守繁機前王表曰伏念臣猥



將繇力叨襲藩封表東海之濱久陶於聲教  
迫西山之日忽淙於病痾一脚備枯而行必  
借於人扶兩眼並昏而視不過於步內自年  
齡馴致若此非藥餌所能為且當國政之  
堆前意亦迷於去取如或皇華之臨境禮必  
闕於將迎念並雖謂之小邦厥位難虛於一  
日顧父言之在取須弟及而傳家故臣曩曾  
受付託於臣兄今宜昇重艱於臣弟况臣兄  
有元子臣某嘗傳聞於遺訓亦承順於臣心  
因謂太叔之賢非所敢及願付延陵之節固

高麗明宗

欲退藏而臣母弟暉德服人心名高戚里非  
特能保父於下國亦可以藩宣於上朝乃以  
弟暉權守軍國事務敢布腹心之微用祈覆  
載之惠○崔忠獻殺其弟忠粹初太子娶昌  
化伯祐之女為妃至是忠粹欲以其女配太  
子固請于王王不悅忠粹佯謂內人曰上已  
出太子妃否內人以告王不得已出之妃鳴  
咽不自勝王右亦流涕宮中皆投淚不已妃  
遂微服出外忠粹即定期聚工大備粧具忠  
獻聞之携酒至忠粹家從容與飲酒酣忠獻



曰似聞君欲納女東宮有諸對曰有之忠獻  
曉譬之曰今我兄弟雖勢傾一國然系本寒  
微若以女配東宮得無譏乎况夫婦之間恩  
義有素太子配有年一朝離之其於人情何  
古人曰前車覆後車戒向者李義方以女配  
太子卒死人手今欲踵其覆轍可乎忠粹仰  
天太息良久曰兄言有理敢不從遂罷遣于  
匠既而翻然改圖曰大丈夫行事當有斷耳  
復集工人督辦如舊其母謂之曰汝從兄言  
予實喜幸又何如此耶忠粹怒曰非婦人所

高麗明宗

知以手推之毋仕地忠獻問之曰罪莫大於  
不孝辱母如此况於我乎必不可以言語諭  
之明朝當令吾衆候廣化門拒其女不納人  
以告忠粹忠粹亦謂其徒曰人於吾行止莫  
敢誰何兄獨欲制我者恃有衆也詰且吾當  
掃除其徒爾等努力人又犇告忠獻忠獻泣  
謂其衆曰忠粹欲以女配東宮者無他欲以  
圖不軌也明且欲掃除吾徒事已急矣計將  
安出衆曰請與朴晋材謀忠獻即召晋材及  
金躍珎盧碩崇以告晋材曰公兄弟均吾舅



也有何厚薄然國家安危係此一舉與其助  
弟而為逆孰若右兄而從順且大義滅親我  
當與躍珎碩崇等各率眾助之忠獻大悅夜  
三鼓忠獻率眾千餘由高達坂至廣化門告  
門者曰忠粹明朝欲作亂吾將衛社稷亟以  
此達于王所守者因門隙以聞王大驚即命  
開門納之使屯於毬庭又發武庫兵仗授禁  
軍以備諸衛將軍亦率兵爭赴忠粹聞之懼  
謂其眾曰以弟攻兄是謂悖德吾欲奉母入  
毬庭見兄乞罪汝等宜各遁去將軍吳淑庇

高麗明宗

俊存深朴挺夫等曰僕等所以遊公之門者  
以公有蓋世之氣今反怙懦如此是族僕等  
也請一戰以決雌雄忠粹許之黎明率眾千  
餘人屯十字街約曰當俟我以戰苟殺彼黨  
者當授以所殺者之職忠粹軍聞諸將皆歸  
忠獻自知寡助稍稍遁去於是忠獻出廣化  
門向市街而下忠粹向廣化門而上遇於興  
國寺南文戰晉材躍珎碩崇各率徒眾分為  
犄角一踰泥峴一踰沙峴一踰高達坂首尾  
相應腹背攻之忠獻以御庫木角弩縱射矢



下如兩忠粹之徒取朱廊扉板為楮禦之不  
克遂大潰忠粹曰今日之敗天也兄居臨津  
以北則我居臨津以南即與淑在存深等馳  
至保定門斬關而出渡長湍至坡平縣金剛  
寺追者斬之傳首于京忠獻哭之謂追者曰  
我欲生擒爾何遽殺乃遣人收葬之

**臣等按**

忠獻忠粹之誅義敗雖謂之討賊  
可也而義敗纔除兄弟之間嫌隙遽起自  
相推刃喋血都市原其心則其誅義敗也  
悲為國計乃為身計取其計得行則兄弟

高麗明宗

相圖遂至屠戮嗚呼小人之為家而不為  
國為身而不為君為兄弟謀而不相能反  
復無狀一至此乎

十一月御儀鳳樓赦推恩中外有差○前中  
書令杜景升卒於紫燕島景升萬頃縣人性  
質直寬厚必文有勇力為厚德殿牽龍庚寅  
之變武人多劫奪人財景升獨不離殿門秋  
毫不犯及金甫當趙位寵之役征戰有功封  
為功臣掌吏部銓注雖內寵權貴莫敢撓之  
舊制三品以上每遷級例上讓表降詔不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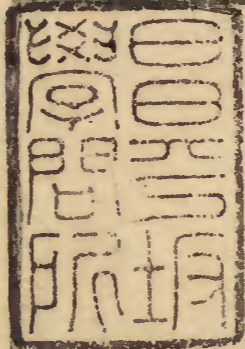


然後表謝上官景升獨曰內不レ欲讓而假人筆以テ飾外禮予レ不忍為也其直類此至是憂憤嘔血卒○以文武官子弟三十餘人充春坊侍學公予給使○十二月以趙永仁守太師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吏部事奇洪壽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判兵部事任濡崔謙並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李文中參知政事于述儒為左僕射崔詵知樞密院事金暎同知樞密院事蔡順禧車若松並為樞密院副使崔忠獻為樞密院知奏事知御史臺事

高麗明宗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八





Vertical text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number,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日知所 and 印.



